

政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今則以爲罷輒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感。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已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路之奸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抃楊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冠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

者。今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執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實。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臣愚謂宜嚴勅撫按。須循名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倘再如前虛諛。定以不敬論。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薄。風俗不淳矣。便陞轉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

司主事維時兩京兵部尚書郭應聘功在兩廣言其清勵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涼燠故得措之行事臣因歎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轉遷擢一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竅而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使上無重寄之望下

無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已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且濫且驟雖他日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索責漏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擢或生平無愧年華侵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救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無賢愚並滯之患矣議久任久任之法自

嘉靖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又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驚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鴟囂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又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又任爲榮而以不久任爲辱耳臣愚謂又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者又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

然庸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螫是故又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隳志不幾雜鴟鴞鳳凰同室乎重京考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根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狼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耻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

陸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楚史以爲冤抑邇者一錮顏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譚者皆爲諸臣寬臣竊以爲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得搏心并精不朽之業眎之浮榮猶一映也是所奪諸臣隘所與諸臣奢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遠爲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君子心竊憂之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單咨訪許部院各寺糾覈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六科屬之掌院倘糾覈不當他日公論旣明重則

削職輕則不與葬祭夫彼旣已宦成猶不爲國惜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藿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卽重懲不爲過也法嚴則人心肅彼雖求一時之諧衆口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冊送部院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渺淺也臣不暇遠舉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爲熙朝盛

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諡或既諡而贈官未孚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臣得諸三人焉原任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衷簡在列聖開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何原任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爲百年楷範沉修樹來學章程所贈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鄒智冰霜勵志侮羣奸而不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臣愚謂解

縉宜賜美諡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此清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怵臣雖未面心實嚮往不欲以一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齋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謂宜贈諡以爲不愧科名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兼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鎖闥欲爲國家奠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廟宿埜處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功未成竟齋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

謂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真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郎中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諳，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

在官言官，匪敢哆譚。慎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臣出理貢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填撫方夏，飭毖疆徼，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知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爲事，書郵饋遺，絡繹不絕。外充惟囊橐爲計，查盤批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搖，陰爲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某係進士已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間有劾者

不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而已又
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 陛下設官之意固
爾耶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
可稽也或自寺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
端一無所倚乎亦徇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飭歷有成
績乎亦庸庸竊祿無一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
知其人而用之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
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
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首精明整理之餘宜上渾

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
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
茂邑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
奠安 宗社之要務也惟 陛下留意臣竊有慨焉
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
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
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之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呈
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人當庖百人染指一夫開
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者賄上焉者情賄者十

不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面交、或舊治、此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炯炯、夜半必薄其非端士矣。日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口輒足滑、軸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死、法爲情虧、國家各器爲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博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

爲軒輊乎、果此卑瑣之流乎、嗟、當局者迷、不覺耳。自非洞千古之睇、堅冰霜之腸者、未易破此坑穽、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思矣。搜遺逸、人臣孰不欲析圭儋爵、榮祖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託而逃焉者、上焉者、潛心性命之精、次則殫精細素之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害、均之以逸稱也。彼其巉巖而廬據石而瞑、豈非甘采苓之適、遠贈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獎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一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

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青茂者，促之赴任。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爲民者，量爲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熙朝之盛事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爲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歎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標梅之章，又未嘗不歎用才者貴及時也。聖朝彌天置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

空谷有白駒之歎，庶士有求我之嗟。臣願拭目審邊臣，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真材，鎖鑰攸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崇。臣嘗察今之邊道矣，引疆超乘，鷹鷂電擊者，固有，亦有庸懦之流，未覩韜鈴，外惟奉巡撫頤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內惟媚津要奧，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虜退閉關，上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飾以文墨，侈以宏議，間有微捷，張煌功伐，以覲殊旌，不數年總

督矣。宮保矣。家贏金錢。世襲緹騎。後邊事大壞而不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常不得而至焉。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疆久。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塞上爲終南。抱壅腫之軀。掀青黃之髯者。乃縮金玉之梯。階此輩何利。何幸而列十三省方面。多碌碌以去。諸臣亦有不幸哉。恤遠臣。兩廣雲貴吏。茲土者。悉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餼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

在亥步窮處。黃茅嵐氣。一獠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旣赴鬱死者。臣每撫膺大息曰。聖天子明見萬里外。忍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歎。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眎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未之信也。臣在部每

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間欲徼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臣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污澤，則污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爲之寬乎？臣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爲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旣經院道查核，領

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閱其考語優者推陞，餘因其筆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恤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將考滿時，苦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檢有功固當優擢，卽無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間擢一二，一以爲生事者戒，一以爲安靜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甲，節塵明旨不可息者，曷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一讐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甘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

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爲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席下程。分若固有。止博一楫而已。果盡入囊橐乎。堯舜生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曾有考滿朝覲。而不通京貴乎。旣示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布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一副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曾經庫書庫吏糧里科役廣置膏腴。新進書生爲其所愚。臣再曰可原

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病察之門。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士夫爲據。吏部定行取。不必以詢謀僉同爲去留。一以兩院爲主。參以吏科河南道。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之責。內而糾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馬仍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副令小民得知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爲操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

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徙他鄉，孰獨攀號無從，莫此爲甚。臣竊伏巖谷，再三籌度，有司爲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不盡丈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臣嘗有言，丈田之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觀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有所由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貧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緩於恤役，則有減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當戶收回，此一策也。有水堆沙塞，昔爲

膏腴，今成蒿萊者矣。夫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今起新科，亦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勅兩院大吏留意耳。惟司國計者長議焉。由票之苦，由票者戶部所頒徵輸則例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萬姓。縣官有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

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聞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曰。渠撫閩時。由粟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歎服不置。今非無散粟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徼板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已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友以爲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術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願。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艮厚卒。不足以回天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省今年兩月不雨。民稍有早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一一懇。陛下發內帑以濟。內帑有限。一一援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一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聞古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再三審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

國立中央圖書館

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郡縣上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查月核。時問罪贖。爲之下者。亦稱不便。今欲建無窮之計。臣愚謂宜勅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濶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聚。如何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

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在人真心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真心。若有真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科塲之苦。陛下痛往年科塲之弊。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作俑，餘俱廩廩可查。若以臺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陛下且付之矣。昔巡邊止數科臣耳。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爲言。今一年且二十餘人矣。臣以爲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更復何辭。諸臣挾揆藻蜚英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熱念，必以臣言爲無當。臣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切桃李皆塵世艷目，過而不留。臣昔親覩座主身冒不韙，門生惟恐污其身而反詈之者。又有忘其姓名者。此非所稱門生哉。已可以

爲松爲栢，顧欣羨穠桃夭李，何左也。積疫之苦，人皆知救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東處濕相蒸，始一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邑。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已。臣邑月一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己。臣以爲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巨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布醫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郭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之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

疫與大兵修短不可言命雖然握宇宙元元之命者在
陛下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
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
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
處撫按每縣於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欸一縣或三
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
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一方得
一方不然與饑民均死耳至各處各醫亦宜搜訪起
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

博聖惠以度羣生此非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
我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
國家軍伍空虛勾單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單
至邑清軍廳眎爲奇貨票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又
司事者陰藏原籍故裝陷無爲有虛爲實逐都逐圖
名曰挨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斂金錢
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携
不止既着伍復得錢縱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
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

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招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即與豁除老軍之數。照詳知會。欲除里甲妄勾之苦。在十年一刊定軍策。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存一冊。倘有清勾。有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黠猾。不能為民害矣。惟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為夫。道理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幫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慘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何以充。今何以耗。此其故不

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風。弊至雲貴以軍代夫。合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陛下縱欲查考。不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可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

需之珥筆秉憲而使之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護送。量給薪米。是已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二。其一兩司。其一六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勅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勅書差遣。如丁憂養病陞任之屬。當恤其情。合無丁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文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遣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橐。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練達名言。或曰。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旣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以與竹為蟪蛄與西雲貫小真與竹之封亦西此蟪蛄
 羈矣異不吟蟪蛄奉竹林竹以竹去風葉給常露昔
 之南對竹之蟪蛄對以為蟪蛄各言短曰岐長與蟪蛄
 之思自息矣且與其相與之重蟪蛄之葉不昔與與
 文張士餘以夫誦小聖繪畫輟卷坐以重斷限冒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占

錢爾進及甫參閱

涂司馬撫延疏草

疏

涂宗濬

狡酋糾眾屢犯疏火酋

此係該道呈詳

議照火酋自四月寇鈔遭衄之後懷讐逞忿構煽鉄

雷本擺沙計等酋蛾伏鴟張必欲得氣盖自涉秋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鋒愈熾，節次移會該鎮，嚴督各路防秋主客兵將，枕戈擐甲以待，而大將則率官軍左右防援間，醜虜果聚衆徂伺，定邊境外，乘間謀犯，於時降夷預報該營副將先發哨丁，次督戰士，既獲馬駝，又斬虜首，已破犬羊之膽，足宣貔虎之威矣，而各酋恨未也，又伏兵於鎮虜塞外，夜分入邊，竊我牲畜，而大將適自西來，命衆邀截，奮勇血戰，雖有損傷軍馬，亦有斬獲虜級，似足相當，而各酋未已也，復窺懷遠之瑕，宵馳零騎探路，蓋欲出我不意，攻我無備，而不虞又被降夷之

預報也，通丁出哨，賊爲我賺，斬獲雖止二級，而虜騎未敢南下矣，而火酋猶未已也，輒復糾衆萬騎入犯安邊，又令千餘窺江波羅，比欲犄角死敵，橫肆蹂躪之謀，詎知我兵聞烽肆集，堵剿敗北，各營報勝於西，大將奏捷於東，雖兩地斬級不及，而射打死傷頗衆，亦足以紓華氣，而奪戎心矣，而沙酋猶未已也，先是虎翼於西，已失其利，後復豕突於東，欲逞其豪，乃入而旣遇該營設伏堵回，出而又遭大將率兵截殺，雖斬獲四十餘級，未盡殲之，而魚駭鳥驚之狀，不可言

矣。夫秋高馬肥。夷狄之時也。今幸內備出於萬全。外夷遭夫五創。此固天奪其魄。寔亦將士協謀所致。卽今諸酋叩關悔罪。乞哀求款。不啻作反者搖首。抑且向化者堅心。此或秋防中從來罕見之景象也。所有獲功將士。與夫失事官員。相應分別叙議等因。呈詳到臣。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徐三畏。看得火落赤挾賞被搶之後。局面一變。全套驚疑。狐兔興悲。犬羊成黨。在東路則有沙計賽林等酋。以索賞未遂。懷忿思逞。在中路則有擺言太本拜等酋。

藉口明安之死。蓄謀圖報。莊禿賴明愛二酋。屢因火

酋借兵。陰實同謀。陽爲觀望。卜失兔卜失兔者套中犬酋雖有內難蓄謀

亦深。而火落赤。則東西勾引。不遺餘力。全套蠢動。偵

探甚明。臣等思惟。本鎮邊長一千二百餘里。若三路

并犯賊衆我寡。誠難爲禦。於是牌行東路布政使陳

性學等。設法先諭莊明二酋。使之安心聽撫。綴其部

落於東。在中路則臣因切盡反成之投稟。借之傳諭

卜酋。及全套諸虜。綴其部落於中。三酋無動。我得專

力西防。入秋以來。虜犯安邊。犯鎮靖。犯懷遠。犯波羅。

俱有斬獲。稍挫狂鋒。擺酋屢犯保寧。降夷先洩其謀。臣等得設伏邀擊。斬首四十四顆。先已具題外。至

八月初旬。火酋入犯。聲息愈彰。降夷供吐情形益確。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駐劄花馬池。就近督援。先申號令。嚴飭諸將。加謹隄備。臣與鎮道等官多方調度。

八月初十日。火酋果擁萬騎。從舊安邊墮墮而入。撒

馬分搶。人各趨利。勢不相顧。各村原伏夷丁突出奮

庸衆分搶其勢已散可以乘便擊之矣

斬首挫其鋒。九營之兵聞警雲集。各有斬獲。原伏山頂火砲震響連天。賊見大駭。以爲草木皆兵也。於是

收兵回營。我兵環而攻之。通晝達旦。大砲擊死甚多。賊勢窮促。次早由別路遁北。夫火酋經營半年之久。聚衆萬騎之多。其初意豈真欲入僅數十里。退速於一日哉。蓋由我兵人人自奮。大挫狂鋒。未厭豺狼之欲。倉皇狼狽而歸。豈偶然哉。人畜雖不無損傷。臣等再三查訪。所報委無欺隱。失事未爲大甚也。然火酋西犯之時。沙計寔與同行。旣不得志於西。必將肆毒於東。於是九月十三日。果擁二千餘騎入犯高家堡地方。該堡叅將劉泗出兵邀堵。烽傳至鎮。時近日中。

該鎮提兵邀於邊外，擊其情歸，斬首四十二顆，獲功雖非大捷，亦足以明我兵之難犯，而挫黠虜之雄心矣。

及時議修內政治實政事疏

禦虜

臣惟人臣之謀國，譬如醫者之攝生，善攝生者，無論人之病與不病，皆以調護元氣為主。善謀國者，無論虜之服與不服，皆以振作神氣爲先。凡臣力所可爲者，皆與道將等官參酌施行，且一切馭虜機宜廟謨指授已詳，惟是欲練兵而賞罰攸關，欲足餉而拘擥難破，欲用人而才無足使，欲修邊而費無所資，皆非臣力所可爲者。今套酋被擒之後，雖已相繼乞款，夷情叵測，戒備宜嚴，禦虜之具，有不可一日緩者。臣謹列款上請，乞勅該部查議覆，請行臣等遵行，庶戰守有資，而邊疆有攸賴矣。

計開

一曰明節制以肅軍政。臣聞之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又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節制之有無，所繫於勝

敗之數亦大矣。榆林武卒素稱雄於諸鎮。然衝鋒破敵。大抵皆恃夷丁。夷丁在正兵。一營不過四五百人。其餘左右標營各將。每將不過二三十人。其餘皆漢軍也。夷丁利於野戰。漢軍出入。雖有部伍。至臨敵亦皆野戰。彼此不相聯屬。臣以爲極危之兵也。曾以節制之法。爲總兵官杜松言之。松悟。臣意對曰。如此練成。是一塊鐵矣。近日名將。惟原任總兵戚繼光深知此法。臣等就中裁酌。請從鎮守總兵官而下。預爲部署。如總兵則謂之一鎮。所領正兵一營可三千人。

此卽東伍之法言之明

簡可

分爲六司。每司五百人。左右二營有叅遊。每營可二千人。分爲四司。標兵一營。有叅將可一千人。分爲二司。每司各五百人。司有千總。每總有五哨。哨有哨長。有協哨一人。每哨爲二隊。隊有隊長。每隊有五什。什有什長。凡臨陣戰守之事。在一鎮則責成總兵。左右標三營則責成叅遊。一司則責成千總。一哨則責成哨長。一隊則責成隊長。一什則責成什長。若總兵與左右標兵同時出征。則左右標營叅將當與總兵協力。而其部千總哨長隊長什長軍卒。各與主將同

心但有觀望退縮皆得以軍法論罪儻蹶一總兵則以所部下叅遊蹶一叅遊則以所部下千總蹶一千總則以所部下哨長蹶一哨長則以所部下隊長蹶一隊長則以所部下什長蹶一什長則以所部下軍士皆斬不宥是論責成則自上而下凡爲主將者不得不率其群論失事則自小而大凡爲之偏裨士卒者不得不護其主合千萬人爲一心并千萬人與同力此所謂節制之兵故雖主之以無能之將亦無可敗之理至於師出有名敵乃可服虜雖夷狄亦知是非若夫不由臣令私擅出邊掩取首級致生釁端或獲功之後貿易功級冒濫陞蔭皆軍政之蠹也臣請得以白簡從事伏乞 聖裁

二曰革流弊以裕軍寔臣惟 國家帑藏空虛至今日而極延鎮每年京運主客年例之數如此亦不爲過多儻不節縮減省臣等豈不欲畢智竭慮爲 國家惜一分之費以紓一時之急哉顧其勢有所不可者該鎮每年軍馬之數不日減也各軍馬每年防虜之役不日弛也於中軍逃馬倒四路各營不能盡無然求

該鎮主客年例之數如此亦不爲過多

不日弛也於中軍逃馬倒四路各營不能盡無然求

以此空月之數。積至幾萬十幾萬。此事理之所無也。或者相沿先年。流傳至今。與民屯見在。應徵之數。及還官應追未完之數。總而計之。前餉司一時報部。或至十有七萬。然本官偶一爲之。則可以此爲法。將來則非所以爲訓矣。何以明其然也。前積既有十七萬。每年京運減。則邊儲當有餘糧。去年夏季。東路軍馬缺餉。餉司郎中孫敦化束手無策。不得已將撫賞庫銀借支三萬有餘。始濟一時之急。向無此銀。則軍譁於內。虜逼於外。延鎮之事去矣。此可不爲殷鑒哉。但

前人既以多報爲能。則後之少報者。爲不能。前人既以多報得美。遷後人將以少報得下。考利鈍淹速之間。不肖者得以藉口。多寡相形之際。賢者不免累心。

於是軍馬額數應補。而前官未補者。後既以爲應裁。

若欲

始有爲限年之說者矣。糧料及時應給。而軍馬續補

積餘餉銀以致缺額不補是唐人杜元穎輩之所

者。餉單不免久稽。始有爲限月之說者矣。夫萬曆十

九年。閩視少卿王世揚題。准軍馬經制。未嘗有每

以失河北者也。但當嚴核實補之數。不得虛冒耳。

年遞減之文。而軍馬既已頂補在營。豈可枵數月之

腹。以爲不如此。則積餘不能多也。夫軍馬日減。是寢

弱之漸也。餉不特給。是脫巾之因也。見小利而忘遠憂。奚可哉。夫大司農率屬自有正道。未必以附餘爲考課。士君子進身自有正路。不當以承望爲捷徑。前餉臣鄭璧因延鎮兵馬調赴寧夏討賊。積有未支軍餉。僞報掠爲已功。驟陞京秩。卒爲閱視御史于永清發露其事。竟因革職。則亦何益之有。今餉司孫敦化刻意清刷。未必有此。而前人之流弊。大爲後人之累。不可不逆閉其途也。謂宜以後軍馬額數。應補者卽爲查補。不必限年。餉單已呈。臣院查發。應給者卽宜

速給。不必限月。惟軍逃軍倒。各營將官隱匿不報者。臣得設法查核。不許冒濫。以匱軍需。斯爲法之平也。伏乞 聖裁。

一日簡有司以振吏治。臣惟四海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而縣令於民最親。所係尤重。然腹裏有司。止於恤民艱邊方有司兼之防虜患腹裡有司之不肖。止於誤生民。邊方有司之不肖。至於誤邊計。其責任之

重且艱。雖慎選以任之。未必能有濟。今臣所屬延慶

欲邊備脩舉須地方充實欲地方充實非有司精

二府各州縣有司。非年老歲貢卽陞任教官。求以乙

幹廉潔不可柰何以日昔於塗遠之人當之手

榜舉人選任已不可多得况進士乎臣非爲貢舉教職盡皆不賢鼓舞作興盡無可用但其人口暮途窮苦無上進之志民貧地瘠多懷觖望之心是以振作無能吏治日廢取辦軍需百求而百不應諮諏民瘼十問而十不知近日大計二郡有司幾爲一空則其在地方可知也詢求其故咸爲邊方苦寒人不樂就每遇缺出應選各官多方規避或託之鄉親或託之僚友宛轉關說不日家有老親難以遠出則日稟受虛弱不耐風寒至再至三至四至五必求得請而後

已間有以甲科選授者不三數月又以善地改調矣夫朝廷爲地擇官柰何爲官擇地策各委質不竭力以圖報而晏安是懷秉鑑持衡不執法以用人而徇情是務其如地方何臣抵鎮時見土地荒蕪民逆逋負欲旌別賢能而鼓舞之除清澗縣知縣陳王道吳堡縣知縣杜邦泰二臣以外無足以當臣意者矣嘗記隆慶時廣東州邑故多盜賊原任大學士高拱條議多選甲科廣其薦額加意振作至今遂爲文物之邦今延慶爲國家藩籬之地藩籬固則堂奧安

乃反不擇人而任之、使政事日就廢墜、民俗日就刁悍、生計日就凋殘、錢糧日就逋負、一鎮軍餉、盡仰給於內帑、一文不可節縮、一日不可遲緩、無乃非計乎、謂宜當此大計群吏之後、亟爲更置、補以甲科之英、與揀選人材之俊、布列州縣、仍乞天語丁寧、以後邊方有司、但係賢能、稍廣薦額、以示鼓舞之權、但不肖、臣等卽時糾劾、毋得久留、溺職、以累地方、則百察思奮、而吏治日蒸蒸矣、伏乞 聖裁

四曰清班價以裕修守、臣惟設險守 國、修防爲先

廷慶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合四路之兵。不過五萬有餘。先年調集陝西西安四衛官軍四千三百員名、潼關衛官軍三千二百六十五員名、山西蒲州守禦千戶所官軍六百五十五員名、河南南陽衛官軍二千七百八十二員名、潁上守禦千所官軍六百二十三員名、直隸寧山衛官軍一千四員名、每年輪班赴鎮與各營堡官軍相兼戰守、尚不足以遏虜騎之衝突。萬曆三年、原任總督石茂華等題 准西安潼關蒲州各衛所官軍離邊稍近、仍宜留戍、以助修守、寧山

南陽潁上三衛所官軍離邊稍遠。赴調不免愆期。

請照嘉靖四十三年撫臣胡志夔題議事例。每名歲扣糧銀五兩四錢。差官類解本鎮。以資修守工費。萬曆七年。河南撫臣褚鈇雖曾議減。萬曆十九年。前任延綏撫臣賈仁元題。准仍復舊數。歷年徵解無異。其銀係各軍月糧內扣除。衛所官不爲侵欺。都司官不准賣放。則放糧之時。照數扣解。亦何難之有。柰何法久弊生。政疎人玩。南陽潁上二衛所。歷年拖欠。至四萬一千有餘。寧山衛。歷年拖欠。至一萬四千有餘。

此豈皆軍丁之逋負。其爲衛所官之侵欺。都司官之懈弛明矣。夫西安等衛軍丁。每年赴邊修工。艱苦備嘗。榆林鎮雇募軍丁。代爲修邊。饑寒切骨。寧山南陽潁上軍丁。飽食安坐。旣免遠戍之勞。蹴鞠嬉遊。永無喪元之慘。每丁特減口糧之半。以業戍守之軍。誰曰不可。且久奉明旨。而歷年拖欠。坐視武弁侵冒。以至稽悞邊工。豈原題之意乎。臣到鎮之初。卽查邊垣修廢之實。據榆林道副使劉餘澤呈報。中路沙壅。邊垣在常樂保寧波羅等堡。每墩中空沙壅。或四五十

丈或八九十丈，深厚或至三二丈者，或一二丈者，每堡墩臺或七十座，或三四十座，風剛沙壅，不爲扒除，則內外平漫，虜騎闖入，防禦爲難，稍欲扒除，則工費浩繁，錢糧不給，難以輕議。據靖邊道叅政王愛呈詳到臣，議於瓦渣梁修建一堡，寧塞安邊等堡，磚包城垣，動費數千餘金，庫藏空虛，束手無措，然皆不可已之役也。非取資班價，則無堪動錢糧，臣已咨行河南撫臣沈季文、山西撫臣李景元，催取班價，已經轉行衛所官，力爲催督。至今未見解到，則都司衛所掌印官侵欺怠玩之罪，不可掩也。合無容臣等每年預將各衛所應納班價，咨行該省撫臣，轉行催督，而各衛所歷年拖欠數多，屢催不應者，容臣等會同該省撫臣，將當年掌印都司衛所官，指名叅劾，或革其管事，或罰其俸糧，以示懲創，是亦振作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夷酋示罰請開市賞疏

復市賞

此該道呈詳

爲照中國之馭夷狄，當其情形未定，順則用撫，逆則用剿，所以示不測之恩威也。萬世之經也。及其和款

已成。因款修戰。以戰維款。所以預在我之操縱也。一時之權也。自去夏火酋披猖於西。而擺酋煽其氛於中。沙酋助其虐於東。羽書烽火。三路旁午。此其勢幾不可嚮邇矣。所恃厲兵秣馬。環甲枕戈。日夜周防。遠近響應。而火酋大遭挫衄。悔禍服辜。於是藉手黃婦母子。竭蹶而乞哀軍門。本道祇奉督撫明文。監同諸將。示之以威德。感之以信義。順者則駐牧畫地。部落給牌。常為外藩。逆者則聽其作反。即行出搗。漢過不先。多方講折。而火酋駭喙。先以九九之罰進矣。而沙

九九者。概賞箭數也。詳

在濟南王司馬所著書中。如有侵犯。請亦照此

酋亦因黃婦母子尋盟。然不自引咎。尚講人命。索加賞。而強辭無如正理。亦搖尾而進罰九九矣。又既而擺酋亦因黃婦母子求款。然不即輸誠。尚講父讐。索三事。而舊怨奪於新威。亦俛首而進罰九九矣。夫桀驚如三酋者。皆素難化。誨懷服之豪。而擺酋自十九年。其父明安死後。又無日而忘中國也。一旦折角。革心。解辯入筮。豈其兵力不足哉。寔緣分其順逆之地。則毳帳皆在月中。而其勢孤立無助。分其順逆之人。則惡黨皆在化外。而其情窮迫無歸。此所以曠者

軟血爭先。逆者扣關恐後也。雖狼子野心。異日難料。而此一時也。結一套受款之全局。保三路無數之生靈。人安於枕。農安於鋤。將以暇豫而精其兵。士以簡練而養其銳。蓋有五利不止者。至於各酋所乞賞額。其三十年者。雖經前撫院鄭汝璧題給。緣火酋作反。未經給與。今應照例補給。以後遵旨恭順一年。方准一年。等因。到臣。案查先准督臣徐三畏咨爲北虜悔禍。叩關求款事。及據黃酋婦切盡比妓。并捨打太切。盡反成等。各差夷使代替火沙等酋。懇稟乞款

等情。俱經備行該道督同將領等官。相機撫處。從長計議。及駁批覆詳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徐三畏。看得河套之虜。與河東之虜。不同。河東之虜。統於一。故約誓一定。歷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虜。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渙無統攝。卜失兔雖爲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之中。西路火落赤最狡最黠。故其挾要最無厭。而鐵雷把兔等。則其羽翼爲奸者也。中路擺言太。痛父明安之死。抱恨必報。